

记住回家的路

侯淑莉

父亲是极其温和的人,对我很疼爱,我从小到大,他从来不曾斥责过,哪怕我犯了错误,也是极耐心地和我讲道理。

我小的时候,我们家一直跟随父亲工作调动而不断搬迁。我上小学三年级那年,我们家又来到一个新的城镇生活。转学的那天,父亲在送我上学的路上对我说:“要记住回家的路。”父亲把我送到学校之后,临走的时候说:“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我胆怯地点点头,心里却充满了不安。因为上学的路上

要经过了一个马匹市场,市场很大,走在路上,时常会遇到马也会在路行走,这让我十分害怕。

放学从学校出来,我心里想念曾经的小伙伴。没转学之前,我都是和几个小朋友一起说说笑笑回家的。如今我孤孤单单地往家走,在马匹市场的位置,看着高头大马走在路上,一路上躲躲闪闪、跌跌撞撞好不容易走出了那段路,发现心里都是汗。

这时候,父亲却出现在我的身后,抚摸着我的头说:“没事,你走过几次就不害怕了。”我问父亲:“你怎么来了?”父亲说:“我办事顺路经过这里。”后来的几天,父亲每次都在我

放学经过马匹市场的时候,“顺路经过”那里。走过几次之后,我不再害怕,而且在新班级也找到了同路的小伙伴。父亲才没有再“顺路经过”。

记得我刚参加工作的那年冬天,天气特别冷。有一天单位加班,晚上快九点了才下班。我骑着自行车回家,路很黑,快到家的胡同口处,看见有一个人打着手电站在那里。到了近处,发现原来是父亲。父亲看见我说:“今天你上班走了以后,胡同口这修管道,挖了一个大深坑,天黑了,我怕你骑自行车发生危险。”我说:“这么冷的天,你一直站在这儿等了我三个多小时吗?”父亲说:“我不冷。”

我三十岁那年,父亲得重病住进了医院,我带着女儿去看望他。看着曾经高大健硕的父亲变得孱弱憔悴的样子,我心里一阵阵地疼。我拉着父亲的手,不知不觉流下了泪来。病痛中的父亲发现我流泪了,强装笑颜地说:“都当妈的人了,还总哭鼻子,我没事,快带孩子回家吧,一会赶上不上最后一班车了。”在父亲一再催促下我带着女儿离开了医院。

回家以后,我和女儿洗漱完准备睡下的时候,爱人打来电话说:“爸爸今天一直不睡,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不知道你和孩子赶没赶上班车,到没到家呢?”父亲这次大病以后,就没有再康复。一个月以后,他离开了。从此,那个一直默默守护我的父亲和我阴阳两隔,我成了没有父亲的孩子。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敢回想那段伤心的岁月,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生死离别的痛。

都说父爱如山。父亲离开我已经二十三年了,但是父亲的音容笑貌时常会在我心头萦绕,我曾无数次梦到父亲,梦里他一如既往地疼爱着我。

风过竹林

文方勇

一拢葱郁的竹林站在窗外,修长挺拔的竹秆,掩映在青绿的枝叶中。阳光在婆娑的叶子上跳跃,像一双双温情脉脉的眼睛。生命中温暖的目光,使人即使身处暗淡的境遇,也不会感到人生的苍凉。一阵清涼的风拂过竹林,爱的絮语从岁月深处摇曳走来,一朵一朵绽放在明媚的春光里。

小时候,家附近有一条小溪,默默润泽溪边的一丛竹林。葱茏的竹林,在溪水的滋养下,日日挺拔俊朗。一连数天的雨,小溪身体臃肿了,漫上石滩的水波,像一双温柔的大手,轻轻抚慰年少忧伤的心绪。

因一点小事,我被父亲严厉训斥一顿。清瘦的爷爷脚穿草鞋,带着泪痕未干的我来到葱郁的竹林边。他枯瘦的手摘下青青竹叶,神奇地叠出一只小船。爷爷怜爱的目光里,我把小船放入溪水里,小船摇摇晃晃,随着水波上下起伏。每个人都是一艘小船,在生命的河流里颠簸起伏,漂向未知的遥远。

青色的小船带着我的伤心渐渐远去。我嚷着也要叠竹叶小船,爷爷耐心细致地手把手教我,但愚钝的我最终没有学会。雨后清新的竹林边,爷爷叠出一只只竹叶小船,而我把小船儿一只一只投放溪水中。伤悲一点一点减少,欢乐开始在我脸上绽放。

一缕清风抚过竹林,晶莹剔透的水珠纷纷洒落,落在我的脸颊上和手臂上,凉凉的。饱含爷爷爱的水珠,也滴落在我的生命里,悄然滋润我的童年。

小时候的我,只要天气燥热,奇痒难耐的痱子,就会在我额头和背上,如雨后天春笋般冒出。阳光照射下,痱子炸裂的滋味更是苦不堪言。

每年暑假,我都会到外婆家度过大半个假期。外婆家在高高的山上,似乎离纯净的天空更近,如同假期中的我离外婆更近一样。外婆家前的远方,是一个个起伏的山峦,仿佛岁月里的一段段情感。凉凉的山风拂过,外婆家门前的一丛金竹在时光里摇曳生姿。

外婆如驼峰般隆起的后背,一定储着绵延不尽的爱。外公早逝,外婆以一己之力把母亲姊妹六人拉扯长大。外婆弓着背,蹒跚着从屋后的菜园回来。她的菜篮里,或摘了几个胖乎乎的黄瓜,或放着几个有些青涩的番茄。外婆做出的饭菜简单可口,香气扑鼻的番茄鸡蛋汤,更是我童年里的最爱。

从外婆家回来,家里人都说我的小腿长胖了。生活里的很多愉悦,都能寻到爱的踪迹。我更高兴的是折磨困扰我的痱子蕩了,如同郁结一冬的不快,在明媚的春光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一出神的刹那,三十多年的光阴就逝去了。窗外的风轻抚竹林,而疼爱我的爷爷和外婆,都已离去多年。爷爷和外婆就像一阵风走过我的生命,风中浓郁如花香般的爱,让我的生命氤氲着温馨和美好。

风过竹林,岁月留香。

杏子黄时村巷空

李亚军

关中的麦子快要熟了。

上午和朋友相约蓝田杏花谷,从华胥镇的背街,上山闯进了阿氏村。

村子建在沟前、山下的台地上,东西一条纵街,南北多条横巷。我向北漫步,看着精心保留的老房子。关中农村的老房子有两种型制,一种是前房中院再上房,一种是前院中厦后上房。这条街上保留的是后者。土黄色的院墙上压着一排瓦片,精巧的门楼下黑色木门紧闭。墙上挂着各种小型生活用具,把人拉进旧时光里。街道边上长着超过膝盖的绿草,院子里伸出大树的绿冠,黄与绿无声地交映着。一个门楼的南墙上,挂着“吕氏乡约”的黑色木牌。我饶有兴趣地边走边看,一路走过去,猛然发现,怎么家家门户紧闭?我连忙拐进另一个巷子,路边的房子多是二层楼房,也是家家闭户。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我加快脚步,像是巡街找人,终于在一扇半掩的大门里看到了一位老太太。我边打招呼边推门进了院子。米黄色的水泥院墙,盛着明晃晃的阳光。院子中间晒着一片黄色的杏脯,老太太正蹲在那里翻弄着。她笑呵呵地让我尝一下果脯,说是早晨刚刚摘下的果子。这时,她家的老太太端着簸箕从屋子里出来,端的也是刚掰开的果肉。老太太直起身来,让我到屋里喝水。看着她家的冰锅冷灶,我说,都11点了,还没吃早饭。老太太说,一大早就上山摘果子,才回来,想趁着太阳好,先把果脯晒了。我好奇地问,这么好的果子为什么要晒了?老汉说,孩子们在农工作,家里没人上街去卖,怕把果子放坏了。

从老人的家里出来,我走到了沟边。沟里种着望不到边的杏树,在阳光的照射下,绿色中闪烁着数不清的黄色星星。近处一棵大树上结满了果子,有青绿色的、黄绿色的、亮黄色的,还有黄红色的。向阳一面的果子明显要亮一些,但有些果子像怕晒的小女生,拉来一片叶子盖着大半个脸。天下到处都有杏树,偏偏这里的杏却又大又黄,像是天地人共同的杰作。沟里有合抱粗的老树,铁黑色的树干密布着紧致的细纹。这样的树最初是谁种下的不得而知,它们让原本难以生长庄稼的沟道成为飘香的幸福谷。

路边的核桃树挺着灰白色的树干,长着茂密的绿叶,枝叶间藏着鸡蛋大的核桃。这些核桃个个翠绿精神,一串一串挺在枝头。柿子树长得矮壮一些,柿子还小,桑桤树就在这路边,任凭紫的、红的果子掉在地上,也没人拣拾。地上掉的还有樱桃,今年的樱桃已经下场,树上还有零星的果子挂在高处。

入村后我听到布谷鸟的叫声,却看不到它们的影子。我总觉得,布谷鸟是甘愿孤独的值更者,它们躲在丛林深处的高树上,断断续续地鸣叫,声音孤傲而悠长。山谷里不时能听到大公鸡的叫声,一嗓子挑起来,再不断地慢慢滑落,滑落中还抖出几缕余波,婉转地让掩在绿丛中的村子更显幽深。

一个人在街上转了几圈后,我回到村口等朋友。微风沿着山路轻轻吹来,阳光的脚步好像凝滞。身后忽然传来响声,我紧张地回头,看见一位高个壮汉,正从山坡上推下一辆独轮车。车子上放着两大筐杏子,黄亮亮的。他的身后还有一位白胡子老汉,身板硬朗地扛着一个篮子,里边也装满了杏子。我站起身来,帮壮汉把车子推到马路上,问他果子怎么卖。

“咱这刚下树的好果子,一斤4块。这一篮子五六十斤,你看着给钱吧。”我拿起一个,掰开来尝了一口,绵软香甜,当即决定买上一篮子。这时候,路上传来汽车声,朋友赶到了。我们一起把果子装进袋子里,放到了车上。

快12点,我陪朋友在村子里转着看着,虽然还没看到几个人,却在一户人家外面闻到了油泼辣子的香气。

摘果子下山的村民们在准备他们的午餐,饭后还要赶到山外去卖杏呢。

村南有个湖

丁东

我出生的村圩东南面,有一湾长方形的湖。在儿时的记忆中,湖东西长约200米、南北宽约40米、湖西与一条通流长江的小河贯通,水流清澈。湖岸,杨柳依依,一片片叶子嫩得像屋檐下的青苔。

一湾湖供养着整个村圩的乡民。浇灌庄稼,洗衣除秽,摸鱼捞蟹,湖是这片沙地的生命之源。夏天,湖是大人、小孩的天然浴场,午后骄阳下,放了暑假的孩童们,几乎半天浸泡水中,比谁游得快、比谁憋气久,直到妈妈喊吃饭才肯上岸。暮色中,一群收了工的庄稼汉,来到湖边,管你有人没人,一个个脱个精赤条条跃入湖中。庄稼汉边洗澡边摸鱼蟹,运气好的,弄条小鱼、弄只螃蟹回家,最不济的也能摸些螺蛳当晚上的搭酒菜。

端午时节,农妇们到湖里采摘芦叶包粽子。年关近了,生产队长派社员抽干湖水,把湖水洗净几乎没有腥气的鱼捕捞上,来分给村民。“捞滩头”(捕完后放水前允许个人检漏)的景象最为壮观,男女老幼争先恐后,奔向湖底,在污泥中搜摸漏网的鱼蟹。一旦有谁“中彩”,摸到一条黑鱼或一只甲鱼,立马欢声四起,引来围观和艳羡。

在我读大学的四年暑假,我每天傍晚烧好晚饭,喂好牲口,都到湖中游泳。直面湖水吼一嗓子,畅游湖面仰望星空。只是少了儿时玩伴的身影,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外出了,当兵、打工……

如今湖失却了往日的生机和活力,我再到湖边,但见杨柳零乱,芦苇稀疏,流水变浅,岸坡长满野草……

年少时心怀梦想,拼命地想逃离故乡。如今,年逾天命,却越来越依恋粗茶淡饭的乡间清欢,也许这就是文人笔下那浅浅淡淡又浓得化不开的文字——乡愁吧。而此刻,站在湖边,我心安分,大约是因为她永远在这里,不像当年的发小,为了生计彼此变得疏离,也不像昔日的朋友,为了利益彼此变得陌生;她更不像曾经的恋人,为了梦想彼此变得遥远。

是什么把我们和故乡联系在一起?我想,并不是那些终将改变的人和事,而是依然生长在故乡的草木、风物,芦苇、蒲草、蜻蜓、蝴蝶……就像现在,岸坡的花草在秋风中向我招摇。

煤油灯往事

章长生

上大学的女儿买了一盏台灯。台灯既明亮又护眼,特别喜欢。她告诉我。我不由地想起自己学生时代,使用的是煤油灯。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边陲农村物质匮乏,我家境也不太好,煤油灯就是我的台灯。第一盏煤油灯是自己做的:将使用完的墨水瓶清洗干净,在圆瓶盖上用钉子戳个小圆孔,再用细麻绳作灯芯,找来一小块薄薄的铝片,卷成两端开口的细小圆柱体,将麻绳穿它而过,露出一小截,然后将圆柱体通过瓶盖孔插入装有煤油的瓶子,最简单的煤油灯就做好了。煤油灯简单,但煤油却比较贵,还要油票。上小学时,我与堂哥约好:一天到他家,一天到我家自习,以节省煤油。这种煤油灯容易被风吹灭,得随身携带小火柴。

中学时,我买了带玻璃灯罩的煤油灯,但玻璃灯罩容易打碎,我就曾经在教室里把玻璃灯罩砸落在教室地面上,打得粉碎……

1990年,家乡通了电。从此,结束了煤油灯时代。

煤油灯伴随着我度过了童年和少年,它是我的一段往事,也是一枕岁月,一片记忆,一抹乡愁,让我怀揣梦想,奔向远方……

父亲有过三辆自行车,但他只骑过两辆。没骑过那辆,是他从区镇邮电所推回家的。

三十年前,父亲在邮电所做临时邮递员。车,三年一更新。父亲珍惜他的旧车,三年后又坚持了三年,六年节省出一辆新车。父亲用绳子把新车吊起来,挂在堂屋的墙壁上。

邻村有个走街串巷的兽医,听说父亲有一辆“邮电专用”自行车,想买,价钱最后加到400元,父亲也不为心动。要知道,父亲的工资每月才120元。宁舍三个多月工资,不卖一辆自行车的父亲定被人说是“傻瓜”!

父亲傻吗?他可精着哩!那时,一辆普通的自行车值两百多元钱,照他每天六、七公里的骑行里程,两年内,普通的车除了铃铛不响,周身都必响,但“邮电专用”是自行车行业的金字招牌与实力担当——比如父亲的那辆旧车,钢架板扎,三年跑了好几万公里,除了换过几副链条,补过几次内胎,其它啥毛病没有。父亲算得清这个帐。

父亲的那辆旧车和父亲一样吃了无尽土灰。农民不怕一身灰,最要命是雨天。泥巴

守静观海

科学观念和传统偏方

欧阳

有旧时同窗问知了怎么吃。

夏日来临,蝉鸣又起,我以为故友童心再起,欲抓蝉满足好奇的味蕾,就像儿时烧烤蝗虫、油炸炸蛹那样。于是告曰:像吃蚂蚱一样吃啊,怎么,忘记了?结果人不愉快,说是诚心诚意地问,让我别瞎糊弄。

原来是故人嗓子不遑有日,有高人推荐知了壳,也就是“蝉蜕”,但如何服用却未得要领。如此专业的问题,在下自然无法回答。由之,我倒想起以前翻过的那部著名医典,内中确实有“蝉蜕”主治风热及咽痛音哑的记载。尤过其是“哑哑”之说,我印象颇深,记得还请教过国医大师,是否是因为“蝉鸣脆响、洪亮”,古代科学家才有相关的经验判断,遵循的是吃腰子补肾的朴素逻辑。

这很让我犯蒙。蝉声源自其羽翅鼓动

的腹部振膜,蝉“咽喉”并不能发声,而且,据专家称,夏蝉自己还是聋子,要是据此“治病”,显然有些古怪。类似的偏方,那本医典中不少,比如蝙蝠粪便“夜明砂”益肾明目,据说就是基于生产者夜视力良好之故。

不知道此种偏方如今还有没有人采用。我们知道蝙蝠眼瞎,它优秀的“探视”能力完全是声波之功。假若真如“传言”所说,偏方所据的是“吃脑补脑”,此类方剂恐怕就得有所甄别了。

不过,话说回来了,就算真是上面思路的产物,今人也无需看低古人的想象力。试想,在现代科学技术系统化并应用推广之前,别说消炎抗菌,就连知了是不是用声带唱歌,那时候的“科学家”也是很难整明白的。而以经验释疑,在超声波未知的时段,定义蝙蝠夜视力无敌,应该才是彼时能够接受的学问。

撇开偏方能效,我倒觉得古代那些医书所撰方剂,在现代科学技术盛行的当下,必

《牡丹》

(局部)

蒋廷锡 [清]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蒋廷锡(1669~1732),字西君、扬孙,号南沙、西谷,又号青桐居士,江苏常熟人,清代画家。绘画以山水见长,也是著名的花鸟画家,虽学恽寿平没骨画技,但变其纤丽之风,常常勾勒敷彩,开创了“蒋派”花鸟画。据清人张庚评价,他的画“自然洽和,风神生动”,并且,在画作中呈现了笔法的多样性。

由于不拘泥于工致,蒋廷锡笔下的花卉虽然设色简淡,但非常生动传神,他的画时而又富贵庄重冲淡了几分恁氏的娇媚,时而又像明朝的写意花鸟,勾花点叶,飘逸风流。

配文·供图 络因

骑自行车的父亲

宋杨

塞住了链条,卡住了护泥壳,跑几十米就得停下来抠泥巴。有时实在骑不动了,父亲就只能把自行车扛着走。有一次,因为雨大阻挡了视线,父亲的车被路上的石头绊倒了,摔得浑身是泥。父亲的艰辛,又哪是一个贪玩好耍不懂事的孩子能体会的呢?有一天,我在学校惹了祸。班主任通知我请家长,我硬着头皮告诉了父亲。父亲骑着那辆他自己觉得无比威风却让我觉得颜面尽失的自行车到了学校。我心想:你还不如走着来的好。因为我的那些家住区镇街上的同学家里,已有了屁股冒烟的摩托车。现在想来,我真为我的虚荣汗颜啊!

二十年前,我参加了工作,在城里安了

家。十年前,我开车接父亲离开老家来城里定居时,父亲想把那辆他精心呵护过的新车带进箱,可它那么大,又如何放得进小汽车的后备箱呢?父亲试图把车贱价卖给那位兽医,但人家早换成了小汽车。父亲只得咬咬牙,把它送给了老家的亲戚——车放在那里,只能锈烂。父亲于心不忍,就怕自己养不活的孩子,只得找人抱养,有个归宿。

我前天回家,透过汽车的前挡风玻璃,我远远地望见父亲正骑着他从旧货市场淘来的二手自行车进小区大门。那是一辆精致的赛车,却小得可怜,再不复当年的邮电专用自行车那般高大威猛。父亲佝偻着背,也不再是那个脊背挺直、能撑起整个家的壮年男人。



《玫瑰》
希尔西·纳布特·乌克兰
马伽供图